

施受同辞现象的认知原型

张榴琳*

摘要: 施受同辞现象指的是同一个动词（或者动词性结构）既能带施事主语又能带受事主语的现象。本文在认知构式语法的框架下，通过语料的分析和统计，探讨汉语中的施受同辞现象，发现和其他语言一致，汉语中的施受同辞主要表达状态改变事件，且与事件的自发性有关：如果状态改变事件自发性高，那么该事件往往带受事宾语表达为不及物结构，在世界语言中倾向于标记其及物用法，反之，如果事件的自发性低，则倾向于表达为及物结构，标记其不及物用法。区别于形态丰富语言，汉语中没有自动/使动标记，动结式的存在使得汉语中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尤为发达。

关键词: 施受同辞；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认知构式语法；状态改变；自发性

一、题解

“施受同辞”这一概念最先由杨树达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中提出，所举之例包括“被”、“受”，“《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1]大西克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指称动词既能带施事主语又能带受事主语的现象。^[2]在以往研究当中，这一现象又被称作“反宾为主句”，^{[3][4]}同时，与“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无标记被动句”等概念密切相关。本文单从形式出发，统一采用“施受同辞”这一说法。根据定义，以下动词性结构（包括光杆动词、动补结构如“吃完”、动词加介宾短语结构如“放在桌子上”，及其他动词性结构如“摆成一排”）既能带施事主语也能带受事主语的现象都属于施受同辞现象。

- (1) a. 女子曰：“君免乎？”（《左传》）
b. 若从君惠而免之。（《左传》）（用例取自 Cikoski, 1978）^[5]
- (2) a. 中国队打败了韩国队。
b. 韩国队打败了。（用例取自 吕叔湘, 1987）^[6]
- (3) a. 鸡不吃了。（鸡不吃东西了。）
b. 鸡不吃了。（我们不吃鸡了。）（用例取自 赵元任, 1959）^[7]

与“施受同辞”这一概念异曲同工，西方语言学界用及物性交替（transitivity alternation）或者起动/使动交替（inchoative/causative alternation）来概括这一现象。与汉语不同的是，在许多语言中，如果一个动词词根既能带施事主语（具有及物用法）又能带受事主语（具有不及物用法），其及物用法或不及物用法往往需要借助特定的形态

* 张榴琳博士，苏州市 苏州大学文学院。

标记来实现，即使动（causative）标记及起动（anticausative/ inchoative）标记，如以下日语和斯瓦西里语的例子：

(4) a.	使动（及物用法）	起动（不及物用法）
日语	<i>koor-ase-</i>	<i>koor-</i>
斯瓦西里语	<i>grand-isha</i>	<i>grand</i>
	‘冰/冻’（标记及物用法）	
b.		
日语	<i>war-</i>	<i>war-e-</i>
斯瓦西里语	<i>vunj-a</i>	<i>vunj-ika</i>
	‘破’	（标记不及物用法）
		（用例取自 Haspelmath, 2014） ^[8]

表达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语言当中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如表1展示了“醒”的概念在四种语言中的表达（摘自 Haspelmath, 2014）：^[8]

表1 “醒”的概念在四种语言中的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

	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	“醒”（不及物用法）	“醒”（及物用法）
立陶宛语	标记及物用法	<i>pabus-ti</i>	<i>pabud-in-ti</i>
法语	标记不及物用法	<i>se réveiller</i>	<i>réveiller</i>
德语	及物/不及物双向标记	<i>aufwachen</i>	<i>aufwecken</i>
希腊语	及物/不及物皆不标记	<i>ksipnó</i>	<i>ksipnó</i>

针对这种及物性交替的动词语义，Haspelmath 认为主要表示状态改变，因而，表示以下三种事件的动词无法参与及物性交替：表示静止状态，如“是”、“有”、“属于”；不涉及状态改变的动作，如“邀请”、“引用”、“批评”；施事性不及物动作，如“跳”、“笑”、“工作”。同时，在统计研究了31种状态改变事件在21种语言中的表达之后，Haspelmath 得出结论，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的选用与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有关。作为状态改变事件，“freeze ‘冰/冻’ - wake up ‘醒’ - stop ‘停’ - turn ‘转’ - finish ‘完’ - roll ‘滚’ - get lost/lose ‘丢’ - open ‘开’ - break ‘破’”组成了一个自发性连续统：freeze ‘冻’的自发性相对较高，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人类干预；比较而言，break ‘破’的自发性要低得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外力的直接作用导致；从 freeze ‘冻’到 break ‘破’，自发性逐渐降低。Haspelmath 的统计结果显示，自发性越高的状态改变事件，在世界语言中越倾向于标记及物用法，如（4a）中“冻”的表达；自发性越低的状态改变事件，在世界语言中越倾向于标记不及物用法，如（4b）中的“破”的表达，该自发性连续统可以用图1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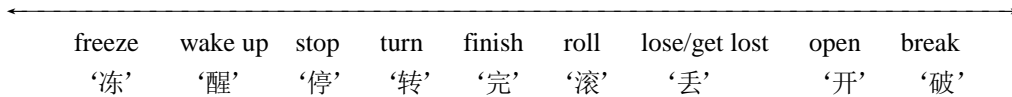
图1 事件自发性连续统及其与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的关系（Haspelmath, 1993）^[9]

自发性更强

在世界语言中倾向于标记及物用法

自发性更弱

在世界语言中倾向于标记不及物用法



显然，作为形态标记不发达的孤立语，汉语既不标记动词的及物用法也不标记动词的不及物用法，如（1）、（2）、（3）所示，所谓“施受同辞”，就是同样的动词性形式既能作及物动词用也能作不及物动词用，这样的动词被称为“无常动词（labile verb）”。^{[10][11]} Letuchiy 的无常动词形态学（the typology of labile verbs）完全支持 Haspelmath 针对起动/使动交替的论断，^{[9][12]}她进一步发现在印欧语中有较为发达的起动标记（用于标记自发性较低的事件），同时无常动词更多表达自发性较高的状态改变事件；而高加索语的使动标记比较发达（用于标记自发性较高的事件），无常动词则更多表达自发性低的状态改变事件。据此，Letuchiy 得出结论，无常动词的普遍性与起动/使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负相关。^[13]这一论断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英语在印欧语中特别青睐无常动词的倾向^{[9][10]}——毕竟在印欧语中，英语的形态标记是相对匮乏的。不过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并没有纳入以往无常动词的讨论当中。

建立在中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在认知构式语法的框架下描写汉语中的施受同辞现象，与其他语言中的及物性交替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汉语无常动词和施受同辞的原型范畴及其衍生扩展，然后进一步揭示施受同辞现象的认知基础。分析将着眼于全人类语言与认知的共性，以及汉语施受同辞现象的个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为研究框架，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构式。所谓构式，即形式与功能的结合体，每一个构式的性质都不能从其他构式完整预测出来。^{[14][15]}构式可大可小，大可至熟语习语（如“死马当活马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可至词素，包括汉语中的大部分单字；构式亦可抽象可具体，抽象可至句式结构（如“把”字结构、由话语标记组成的话语格式）；具体可至语素、词、有特殊引申意义的短语或句子（如“打酱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构式与认知直接相关，简单小句结构构式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经验中的基本场景，譬如一个人把一件东西让渡给另一个人，一个物体致使另一个物体改变位置。^[14]与认知语言学^{[16][17][18]}一脉相承，认知构式语法倾向于将概念看作原型（prototype）范畴，或者径向范畴（radial category），这意味着许多范畴并没有界限分明的边界，有的只是典型的、核心的原型成员（prototypical member）及边缘成员（peripheral member），比如对于鸟类这个范畴来说，麻雀是一个相对典型的成员，而企鹅显然边缘得多。用这种眼光来看，词汇和句法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句式结构只不过是一种比词汇更抽象的构式。具体到无常动词和施受同辞现象，Daniel 等和 Letuchiy 分别指出无常动词也是原型范畴，^{[19][20]}在俄语和阿古尔语（Aghul，一种东北高加索语）中，有的动词比其他动词更无

常，具体表现在，无常性更高的动词用作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频率相当，无常性更低的动词则会有一种主要用法，比如主要为及物动词偶有不及物用法，或主要是不及物动词偶有及物用法。

必须承认，形式语言学（formal linguistics）针对“作格动词”或者“非宾格动词”已经有过相对充分的论述（如黄正德，1989^[21]；Li，1990^[22]；鲁雅乔、李行德，2020^[23]）。但是一方面，汉语属于非格标语言（见胡建华，2007^[24]、2010^[25]；吕叔湘，1987^[6]），所以我们在称法上力图避免使用“格”这样的概念。另一方面，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形式语言学所讨论的“作格动词”或者“非宾格动词”是不及物动词的次类，因此“吃”这样的典型及物动词是被明确排除在讨论之外的（如黄正德，1989^[21]）。尽管“吃”在使用中确实允许施受同辞，但是“蛋糕吃了”在形式语言学的分析中却一般被处理成“省略结构”（如黄正德，1989^[21]；胡建华，2010^[25]）或者无标记被动句（如石定栩，2003^[26]；邓思颖，2006^[27]）。那么同样允许施受同辞的动词“转”、“开”、“关”、“吃”、“提高”、“扩大”，到底哪些属于及物动词，哪些属于不及物动词？它们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既然它们都允许施受同辞，就没有必要强行割裂，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用于及物结构和用于不及物结构的频率差异，是一个连续的差异，更加适合用原型范畴的理论来解释，故而选择了认知语言学的思想方法。

研究方法上，与形式语法形成对照，认知构式语法坚持语言是基于使用的（usage-based），构式的形成依赖于形式的反复使用，频率的积累规约（conventionalize）了与形式对应的功能（意义）。^{[28][17]}因为这样的认识，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的研究大都是自底而上（bottom-up），从语言事实出发的。以这种思路为指导，本文主要分两步来探究汉语中的无常动词。在第一步中，我们选取王朔小说《过把瘾就死》（59,212字）作为一个小型语料库，从中穷尽地找出无常动词：先找到文中出现的“受事+动词”结构，然后再在国家语委语料库中搜索找到的动词，确认其也有及物动词用法，由此确认无常动词，基于此，分析无常动词的语义类型及特点。在这一步中，单字结构（单音节词）将与多字结构（包括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动补结构及其他动词性结构）区别分析以便更好地揭示多字结构里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在第二步中，我们选取了8个词义各不相同的目标动词，分别考察了它们在国家语委语料库中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在一个目标词的所有用例中，¹有多少比例的用例是不及物结构，以此来揭示无常动词和施受同辞现象的原型。根据原型范畴眼光下无常动词的定义，典型的无常动词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应当接近于50%：大致一半情况下带施事主语，一半情况下带受事主语。

三、汉语无常动词和施受同辞的类型

在小说《过把瘾就死》中，我们共找到614例无常动词（或者动词结构）参与的不

1. 由于每一个目标动词在语料库中的用例数量都十分庞大，现实操作中，我们在一个目标词的所有用例中随机选取500例进行结构分析。

及物结构，其中，260例（42.35%）的谓语是单字无常动词，354例（57.65%）为多字结构。因为 Haspelmath 曾经指出及物性交替的动词语义与状态改变有关，^[9]所以在语义分析中，我们主要考察了是否包含有状态改变的意义。

（一）单字结构的施受同辞现象

如表2所示，搜集到的单字无常动词主要表示下列语义类型：

表2《过把瘾就死》中单字无常动词的语义类型：

语义类型	所参与不及物结构的用例频率	例子
状态改变	101	变、动、滚、开、扭、起
处所改变	50	出、到、来、去
动作	36	拔、吃、打、算
状态（静态）	33	如、无、有
情绪	11	烦、气、吓
认知、感知、心理	11	见、敬、看、要
让渡	11	给、还、卖、送
创造	7	演、做、写
总数	260	

注：语义类别的划分均是根据动词在上下文语境中的词义。

以下是一些单字词施受同辞的例子：

(5) a. 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变味儿了。

b. 味道变了。

(6) a. 我老这么闹，你不烦我吧。

b. 我知道你心里烦。

(7) a. 街上正在演什么电影。

b. 矛盾愈演愈烈。

广义角度上，状态改变可以包含处所改变、情绪、让渡和创造，同时，在与“了”连用时，部分动作也可以隐含状态改变，例如“吃了”可以隐含“吃完了”。在这一意义上，结合不同语义类型的出现频率，确实可以说单字无常动词主要表示状态改变。

（二）多字结构的施受同辞现象

在搜集到的354例可作施受同辞的多字结构中，有308例以动补结构为谓语，另有46例围绕着“动词+介宾短语/动宾短语/状态补语”等复杂动词性结构。

在数量众多的动补结构中，绝大部分都是“动词+结果补语”的动结式，只有30例没有一个明确表达的结果状态。出现在补语位置的高频字包括“来”（40例）、“去”（18例）、“出”（7例）、“过”（6例）、“入”（5例）、“开”（5例）、“完”

(4例)、“生”(3例)，其施受同辞现象如下例所示：

- (8) a. 青春期穿着军装度过。
 b. 他在陕西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 (9) a. 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
 b. 她没把手缩回去，我却松开了手。
- (10) a. 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
 b. 一桌十个人喝光了五瓶曲酒。

除了单字词和动补结构以外，我们也找到了46例复杂动词性结构（包括“动词+介宾短语/动宾短语/状态补语”等）组成的不及物结构，只是大多情况下，这些复杂动词性结构的及物用法需要借助动词重复或者“把”字结构来表达。

- (11) a.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
 b. 小张办事情办得非常顺利。
 c. *小张办得非常顺利事情。
- (12) a. 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
 b. 他把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
 c. *他蹭得玉一块白一块衣服。
- (13) a. 啤酒瓶摆成一排。
 b. 小王把啤酒瓶摆成一排。
 c. 小王摆啤酒瓶摆成一排。
 d. *小王摆成一排啤酒瓶。

(三) 施受同辞的形式类型

在我们搜集到的样本中，根据及物用法和不及物用法的结构形式，施受同辞现象又可以分成表3所示的七种类型。

表3 施受同辞现象的七种形式类型：

类型	及物用法	不及物用法	例子
类型一	A+V+B B+V+A	B+V	盖、到、住
类型二	A+V+B B+V+A	A和B+V	对战、见
类型三	A+把自己+V	A+V	藏在……
类型四	A+V+B	B+自/(互)相/可以/能/ 容易/难+V	怨、爱、逢、敬、撕毁、找、进
类型五	A+V+B	B+V	滚、摇晃、开始

类型六	A+V+B; A+把+B+V	B+V	开、哭湿、吃完
类型七	A+把+B+V	B+V	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心里、堆成一座山

在研究无常动词形态学的过程中，Letuchiy 界定了五种施受同辞情况，分别是对称施受同辞（*converse lability*）、交互施受同辞（*reciprocal lability*）、反身施受同辞（*reflexive lability*）、反使动施受同辞（*anticausative lability*）及被动施受同辞（*passive lability*）。^[13]五种施受同辞情况在表二中都能找到对应。

在对称施受同辞中，动词带的两个论元可以互换位置而不影响意义，汉语中，类型一中的“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14) a. 一块布盖着尸体。
b. 尸体盖着（一块布）。

交互施受同辞表达的是发生在两个论元间没有方向性的事件，Letuchiy 举的英语中的例子是 *John kissed Mary – Mary and John kissed*, ^[13]汉语中也有这种情况，即类型二：

- (15) a. 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
b. 我隔三差五就要会战贾玲。

反身施受同辞在其他语言中大都表达身体护理，在及物用法中会出现一个反身代词，比如 *John shaved himself – John shaved*，汉语中，“藏”也与这一类意义相关：

- (16) a. 我就在院里黑处藏着。
b. 我把自己藏在院里黑处。

Letuchiy 并没有明确说明反使动施受同辞和被动施受同辞之间的区别，只是说，反使动施受同辞较为常见，而被动施受同辞极为罕见。^[13]在语言学的传统理解当中，反使动（*anticausative*）与不及物动词相关，而被动（*passive*）是与主动相对应的语态，与及物动词相关（Haspelmath, 1987; 黄正德, 1989）。^{[12][21]}而汉语中，由于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限本身不甚清晰（见本文第四部分），类型五、类型六和类型七中的例子有时可以理解成反使动，有时可以理解成被动，上文中已经给出了许多例子。可以明确的是，被动施受同辞在汉语中并不罕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词可以使本来无法成立的不及物用法成立，从而赋予动词施受同辞的可能，包括与交互施受同辞相关的“（互）相”，与反身施受同辞相关的“自”，情态动词“可以”、“能”，以及“容易”和“难”。

- (17) a. 我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
b. 你不要再怨自己了。

(18) a. 对象可以替代。

b. 鸿蒙系统将逐渐替代谷歌的安卓系统。

显然，如果没有“自”或者“可以”，(17a)和(18a)的不及物结构均不能成立。另外，“受事+可以/能/容易/难+动词”结构有时被叫做“中动结构”，表达主语的性质状态。^[29]

(四) 小结

本部分考察了小说《过把瘾就死》中出现的无常动词和施受同辞现象。从结构上，汉语中的无常动词可以是单字结构也可以是多字结构，尤以动结式最为常见，语义上主要表达状态改变。从及物用法和不及物用法的形式上，汉语中的施受同辞可以分成七类，囊括了在其他语言中发现的所有类别，被动施受同辞被认为极为罕见，在汉语中却相当常见——总而言之，作为形态标记不发达的孤立语，汉语中的无常动词数量庞大，施受同辞现象相当普遍。

四、施受同辞的原型范畴及其衍生扩展

(一) 施受同辞的语义要素

1. 状态改变。同其他语言中的及物性交替一致，汉语中的施受同辞同样也是主要表达状态改变。区别于动作，状态改变总是蕴含一个复杂事件结构(a complex event structure)，包括三个环节：(1)施事作用于受事，(2)受事改变状态，(3)受事处于结果状态中。^{[30][31]}

2. 自发性。Haspelmath发现，在世界语言中的及物性交替中，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的选用与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有关：常常自主发生的状态改变事件，如“醒”、“冻”，在语言中倾向于标记及物用法(使动)；常常是由外力导致的状态改变事件，如“破”、“关”，在语言中倾向于标记不及物用法(自动)。^[9]可是显然，汉语既不标记使动用法也不标记自动用法，那么事件的自发性对于汉语的施受同辞现象是不是也有影响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们选取了六个自发性显著不同的目标字：“醒”、“停”、“完”、“丢”、“开”、“破”，皆表示状态改变；另外，鉴于汉语中部分动作动词加“了”可以隐含状态改变，我们将表示动作的“吃”和“买”也纳入目标字，代表绝对无法自主发生的状态改变。在国家语委语料库中，我们分别搜索了八个目标字，针对每个目标字，随机选取了500条用例，剔除目标字出现在主语、宾语、修饰语中的用例，分析剩余用例的结构，计算目标字作谓语²出现在不及物结构(受事主语结构)中的百分比，代表该目标字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得到表4：

2. 这里说的“目标字作为谓语”，既包括了目标字单独作谓语，也包括了目标字充当谓语(比如复合词或者动补结构)的一部分的情况。

表4 目标字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

目标字	500例中 出现在谓语中的用例频率	不及物结构的类型频率	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
醒	256	211	82.42%
停	385	277	71.95%
完	433	180	41.57%
开	469	148	31.56%
破	210	65	30.95%
丢	410	114	27.80%
吃	422	39	9.24%
卖	320	23	7.19%

如果用图来表示，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梯度，且两个绝对无法自主改变状态的动作动词，“吃”与“买”，与其他目标字差异明显，如图2所示。并且，目标字的顺序，与 Haspelmath 提出的自发性连续统^[9]大致吻合，说明在汉语中，尽管没有使动/自动标记，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决定了动词在及物结构和不及物结构中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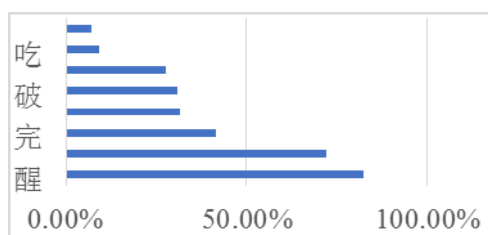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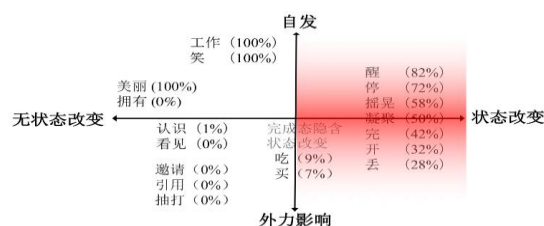


图2 目标字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

将两个语义要素综合考虑，状态改变为施受同辞的本质属性，自发性建立在状态改变这一要素的基础上。标注在坐标轴上，结合一些代表性的动词，就可以得到图3。其中，横坐标表示是否蕴含状态改变，为二元两分，纵坐标表示自发性，为连续统。红色区域覆盖施受同辞表达的事件，红色越深，表示动词用于及物结构和不及物结构的频率越接近——施受同辞越典型。对于每一个动词，后面括弧中的百分比表示该动词对于不及物用法的忠实度，数据来自于对语料库中500例用例的分析。

图3 两个语义要素的相互作用



（二）原型施受同辞

原型施受同辞指的是动词（包括动词性结构）用于及物结构和不及物结构频率相当的情况，从图3来看，主要表达自发性居中的状态改变事件：事件可能自主发生也可能在外力影响下发生，具体包括以下语义类：

- a. 表示时间阶段（时间域中的状态改变），如“开始”、“完成”、“结束”、“终结”……
- b. 表示物体运动（空间域中的状态改变），如单字词“动”、“抖”、“摇”、“晃”、“摆”、“升”、“降”、“停”、“转”……；以及由这些单字复合而成的动词性结构，如“摆动”、“摇动”、“摇晃”、“抖动”……

事实上，在其他语言中，表示时间阶段和物体运动的事件也往往用无常动词来表达^[32]——原型性的施受同辞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语言中。

（三）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

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指的是动词（包括动词性结构）主要用于施事主语句中，在少数情况下用于受事主语句中，换言之，以及物用法为主要用法，通常都被看作及物动词。从语义上看，主要是由外力导致的状态改变，动补结构大都落在这一类，具体包括：

- a. 表示破坏，如“毁”、“灭”、“破坏”、“毁灭”……；动结式“打碎”、“打破”、“弄坏”……；在这一类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字词“破”、“碎”、“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直接带宾语，带宾语的用例中，通常这些单字紧跟动作，充当动结式中的结果补语。
- b. 表示创造，如“做”、“制”、“造”、“写”、“作”、“画”、“唱”、“建”……；动结式“做完”、“画好”、“创作完成”、“唱错”……；复杂动词性结构，如“写成论文”、“写得精彩”、“建在市中心”……
- c. 表示让渡，如“买”、“卖”、“给”、“送”、“传”、“放”、“运”……；动结式“买来”、“卖完”、“卖掉”、“送还”、“放下”……；复杂动词性结构“授予张三”、“送给张三”、“放在桌子上”……

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的边界是可能导致状态改变的及物动作，且动作的施事和受事的生命度相近，如“打”和“杀”，往往可以造成受事的状态改变，可是施事和受事往往都是人类，如果省略一个论元，可能会造成歧义，著名的歧义句“鸡不吃了”也属于这种情况。

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与原型施受同辞的界限也并不清晰，像“开”、“关”、“丢”大致有70%-80%的机会用于及物结构中，所表达的事件在多数情况下都涉及外力，可是不及物用法同样相当可观。

与其他语言相比，因为动结式的存在，汉语的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特别发达。在其他语言中，表示创造或者让渡的动词大都没有不及物用法，要将受事置于句首便必须采

用被动式，如英语必须说 *The cake is made*，而不能说 *The cake made*，这种情况也就是第三部分中提到的被动施受同辞。

（四）受事主导型施受同辞

受事主导型施受同辞以不及物用法为主要用法，动词（包括动词性结构）主要用于受事主语句中，在少数情况下用于施事主语句中。语义上，往往是自发性比较高，在多数情况下不涉及外力的状态改变事件，如表达不受控过程的“沉”、“熔”、“化”、“醒”、“干”、“聚”、“散”、“沉没”、“溶解”、“化开”、“散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类动词带的受事也并不是典型的受事，因为施事受事的界定本身与自发性有关，随着自发性的提高，受事的特征便相对减弱。

受事主导型施受同辞的边界止于趋向动词“来”、“去”、“回”、“到”、“进”、“出”……以及表示存在方式的“坐”、“站”、“躺”……这些动词常见于以往关于汉语作格动词或非宾格动词的论述，^{[22] [33][34]}但是它们所参与的交替通常不叫作“及物性交替”或者“使动/自动交替”，而叫作“方位倒装 (locative inversion)”，如：

(19) a. Here comes another gentleman.

b. Another gentleman comes.

(20) a. 南边来了一个和尚。

b. 和尚来了。

很明显 (19) 中的 *gentleman* 和 (20) 中的“和尚”都难以理解为受事，方位倒装或者存现句也不是典型的及物结构，所以这类交替只能看成是极为边缘的施受同辞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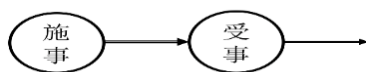
（五）小结

决定施受同辞现象的主要有两个语义特征：状态改变及事件的自发性，其中，表达状态改变是施受同辞现象的本质特征，而一个动词（或者动词结构）用于及物结构和不及物结构的相对频率则由事件的自发性决定。如果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较高，那么用不及物结构表达的概率也较高，形成受事主导型施受同辞；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外力导致的状态改变，用及物结构表达的概率就相对较高，形成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如果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居中，出现在及物结构和不及物结构的机会相当，就是原型性施受同辞。

五、施受同辞现象的认知基础

语言反映认知，简单小句结构构式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经验中的基本场景，这是认知构式语法的基本信仰。施受同辞（及物性交替，使动/自动交替）是普遍存在于世界语言中的一个现象，跨语言来看，语义上主要表达状态改变事件。相比于单个动作，状态改变总是蕴含一个复杂事件结构，可以表示为图4：

图4 状态改变事件的事件结构



这种复杂的事件结构为人类认知提供了两种策略：施事指向和受事指向。Langacker指出，因为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认知包含多个参与者的复杂事件的时候必须对注意力进行分配。^[18]在诸如汉语和英语这样的SVO型语言中，认知的第一焦点投射到的事件参与者就在语言中实现为句子的主语。在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事件结构中，因为施事作用于受事，并且改变了受事的状态，如图4所示，所以施事和受事都有机会成为认知焦点。施事成为认知焦点就表现为施事主语句，当受事成为认知焦点就表现为受事主语句，施受同辞现象就随之产生了。

相应地，事件自发性的作用也得到了解释。如果一个状态改变事件经常在外力（施事）作用下发生，这意味着施事有更大的机会成为认知焦点，及物结构的频率也就相对更高；反之，如果一个状态改变事件经常自主发生，就意味着受事有更大的机会成为认知焦点，不及物结构的频率自然相对更高。这同样解释了其他语言当中及物/不及物标记策略的采用，因为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原则，语言中的标记反映了认知中的标记。^[35]如果一个状态改变事件通常在外力作用下发生，那么偶然的自主发生的情况在认知中就需要被标记，因而就倾向于标记不及物用法；反之，如果一个状态改变事件通常自主发生，那么少数的存在外力影响的情况在认知中就被标记，也就倾向于标记及物用法。

六、结语

本文在认知构式语法的框架下，在中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汉语中的施受同辞现象，发现跨语言来看，施受同辞（及物性交替，使动/自动交替）表达状态改变事件。另外，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也与施受同辞现象相关：倾向于自主发生的状态改变事件用不及物结构表达的概率更高，在世界语言中倾向于标记其及物用法（使动用法）；倾向于在外力影响下发生的状态改变事件用及物结构表达的概率更高，在世界语言中倾向于标记其不及物用法（自动用法）。这些发现支持认知语言学对于人类语言的基本认识：语言反映人类认知；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在形态标记丰富的语言中，语法标记反映了认知上的标记，汉语不存在丰富的语法标记，可是这并不表示人类认知特征在汉语中没有表达。恰恰相反，通过研究汉语中词的用例频率（token frequency）和相对于特定构式的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可以明确揭示词义的微妙差别，以及背后的，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规律。

然而，汉语中的施受同辞现象与其他语言也不尽相同。还是因为形态标记不发达的原因，相对于其他语言，汉语中的施受同辞现象尤为普遍。在汉语中，除动词之外，绝大部分的动结式和相当数量的复杂动词性结构也可以参与施受同辞现象，使得施事主导型施受同辞（表达通常由外力导致的状态改变事件）的范围远远大于其他形态标记丰富的语言。

虽然我们采用的是认知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但是上述发现却和基于形式语言学的成果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比如陈平（1994）详细论述了句子成分与语义角色的配位原则，^[36]鲁雅乔和李行德（2020）也注意到纯句法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的分布格局，只有将语义角色纳入分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23]这说明即使采用形式语言学的框架，也无法完全绕开语义来讨论施受同辞现象。但是，和前人研究相比，因为我们一开始便采用一种原型范畴的眼光来看待动词及物性，没有预设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的界限，将所有施受同辞现象一起纳入了考察，所以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施受同辞与状态改变有关。另外，鲁雅乔和李行德（2020）提出非宾格动词表达内在有终结点的事件，^[23]我们的数据却并不支持：表示物体运动的动词“动”、“晃”、“摇”、“滚”等都没有内在的终结点，可是却属于原型施受同辞。

最后，必须要指出，针对汉语中的施受同辞现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后续研究来解决。首先，本文考察的语料主要来自于现代汉语，可是施受同辞其现象却是古已有之。事实上，由于汉语发展过程中的双音化趋势，上古汉语中大约80%的词是单音节词，^[37]且不存在动补结构，一个直观的印象是，上古汉语的施受同辞现象比现代汉语更加丰富：许多现代汉语中不能带宾语的词，在上古汉语中常见带宾语的用例，如文中提及的“破”、“坏”。鉴于此，汉语施受同辞现象的历时发展，尤其是双音化和动补结构的产生对施受同辞现象产生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值得探讨。其次，可以看到，针对汉语语料库得到的动词自发性排序（图2所示）与 Haspelmath 基于21种语言的调查结果（图1所示）并不是完全吻合，比如“丢（lose/lost）”的位置，给我们一种猜测，虽然人类社会中的状态改变事件确实存在一个大致普遍的自发性连续统，但是具体事件的具体位置，在不同语言社会中可能会存在细微的差别，当然这有待具体验证。然后，本文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语义上直接相关的词，有的可以参与施受同辞现象，有的却不可以，比如吕叔湘提出的著名的例子，“胜”和“败”，“败”可以参与交替，“胜”却只能省略宾语。^[6]最后，从表3可以看到，在汉语的施受同辞现象中，有时及物用法必须用“把”字结构，有时却不能用，还有一些情况可用可不用，这就将“把”字结构的使用条件再一次置于视野当中。那么“把”字结构和普通主谓宾及物结构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见俞樾编：《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上海：中华书局，1956年，第185-245页。
- [2] 大西克也：《施受同辞刍议——《史记》中的“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In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edited by K. Takashima & S. Jiang, 375-394. Muenchen: Lincom Europa, 2004.
- [3] 黎锦熙：《比较文法》，北京：中华书局，1933年。
- [4] 宋亚云：《古汉语反宾为主句补说》，《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第245-247页。
- [5] Cikoski, John S. “An outline sketch of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word classes in Classical

- Chinese—Three essays on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1978, (8): 17-152.
- [6] 吕叔湘：《说“胜”和“败”》，《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第1-5页。
- [7] Chao, Yuen-Ren. “Ambiguity in Chinese.”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Edited by Soren Egerod & Else Glahn, 1-13. Copenhagen, Denmark: E. Munksgaard, 1959.
- [8] Haspelmath, Martin. “Coding causal-noncausal verb alternations: a form-frequency correspondenc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4, (3): 587-625.
- [9] Haspelmath, Martin. “More on the typology of inchoative/causative verb alternations.” *Causatives and transitivity*.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 Maria Polinsky, 87-1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 [10] Nichols, Johanna. “Direct and oblique objects in Chechen-Ingush and Russian.” *Objects*. Edited by Frans Plank, 183-209.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4.
- [11] Dixon, Robert M. W. *Erg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 Haspelmath, Martin.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of the anticausative type*. Ph.D. dissertation, Cologne: Linguist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ologne, 1987.
- [13] Letuchiy, Alexander. “Towards typology of labile verbs: lability vs. derivation.” *New challenges in typology: transcending the borders and refining the distinctions*. Edited by P. Epps & A. Arkhipov, 247-26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 [14] Goldberg, Adel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15] Goldberg, Adel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03, (7): 219-224.
- [16]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7] Langacker, Ronal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8] Langacker, Ronald.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9] Daniel, Michael A., Timur A. Majsak, & Solmaz R. Merdanova. “Causatives in Agul.” *Argument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ited by Pirkko Suihkonen, Bernard Comrie & Valeri Solevye, 55-11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
- [20] Letuchiy, Alexande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bile verbs in modern Russian.” *Linguistics*, 2015, (3): 611-627.
- [21] 黄正德：《汉语中的两种及物动词和两种不及物动词》，见《第二届世界华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世界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39-59页。

- [22] Li, Yen-Hui Audrey.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Dordrecht: Kluwer, 1990.
- [23] 鲁雅乔, 李行德: 《汉语非宾格与非作格动词的句法及语义界定标准》, 《当代语言学》2020年第22卷第4期, 第475-502页。
- [24] 胡建华: 《题元、论元和语法功能项》,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 第163-168页。
- [25] 胡建华: 《论元的分布与选择》, 《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 第3-20页。
- [26] 石定栩: 《汉语动词前受事短语的句法地位》, 《中国语文研究》2003年第2期, 第15-23页。
- [27] 邓思颖: 汉语被动句的三个句法问题, 见邢福义主编, 《汉语被动表述研究新拓展》, 第22-99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28] Ellis, Nick C.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2, 24: 143-188.
- [29] Xiong, Jiajuan.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 Lexical middle formation*. Singapore: Springer, 2013.
- [30] Croft, William. "The semantics of subjecthood." *Subjecthood and subjectivity*. Edited by Maria Yaguello, 29-75. Paris: Ophrys, 1994.
- [31] Levin, Beth. "Lexical semantics of verbs III: causal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Course LSA 116, UC Berkeley)." <https://web.stanford.edu/~bclevin/lsa09causapp.pdf>, 2009-07-12 (accessed January 15, 2021).
- [32] Letuchii, Alexander. "Lability of verbs and its relations to verb meaning and argument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Indo-European, Arabic, Turkic, and other languages)." *Vortrag beim LENCA-2-Symposium an der Universität Kasan*, 11-14. Kazan, Russia: The University of Kazan.
- [33] 潘海华, 韩景泉: 《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句法研究》, 《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 第1-13页。
- [34] 杨素英: 《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1期, 第30-43页。
- [35] Givón, Talmy. "Isomorphism in the grammatical code: Cognitive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tudies in Languages*, 1991, 15: 85-114.
- [36] 陈平: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 《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 第161-168页。
- [37] Baxter, William H. & Laurent Sagart. "Word Formation in Old Chinese."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Edited by J. L. Packard, 35-75.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